



十二根白发

□郑贵华

一根、两根、三根……

十二根银白的头发静静地躺在我的手心。在等公交车的间隙,女儿趴在我的肩头,用手拨弄我的头发,发现了藏在头部左侧的一小撮白发,很吃惊地说:“妈妈,你有白头发了!你怎么这么快就长白头发呢?我给你拔下来吧。”

我拍拍她搭在我肩上的白嫩的手,笑着说:“你都上大学了,我也老了,长几根白头发很正常,不用拔。”女儿搂了搂我的肩膀,头挨着我的头,低声说:“你不能长白头发,我要拔。”

说完,她小心地扒出那撮白发,细心地捏住发根,轻轻一提,拔下一根,笑嘻嘻地放到我的手上,只见那根长长的白发在太阳的照射下,闪着银色的光。女儿嘱咐我捏紧,接着又开始拔第二根、第三根……

随着我手中白发数量的增多,女儿在耳旁的说笑越来越少,拔的速度越来越慢,忽然,我觉得后脖颈上一凉,抬头一看,女儿眼眶红红的,我知道她这是为我长了白发而伤心呢!

我伸出手,揽住她的腰,女儿把这十二根白发搓捻在一起,放在空纸巾袋中,搁在我随身背的小包里,然后把头贴近我的鬓角,说:“等我挣钱了,一定给你买最好的洗发水,让你去最好的美发店,希望你永远年轻。”

我轻碰一下她的头,微笑着对她说:“那就一言为定哦,以后我的头发好不好就看你喽!”说笑间,公交车进站了,我俩手牵手走进车厢,去市里闲逛去了。

我感念女儿的细心与孝心,可是却不知道我的母亲什么时候长出第一根白发,也不知道母亲眼角什么时候多出了一道道皱纹,发现母亲的衰老很偶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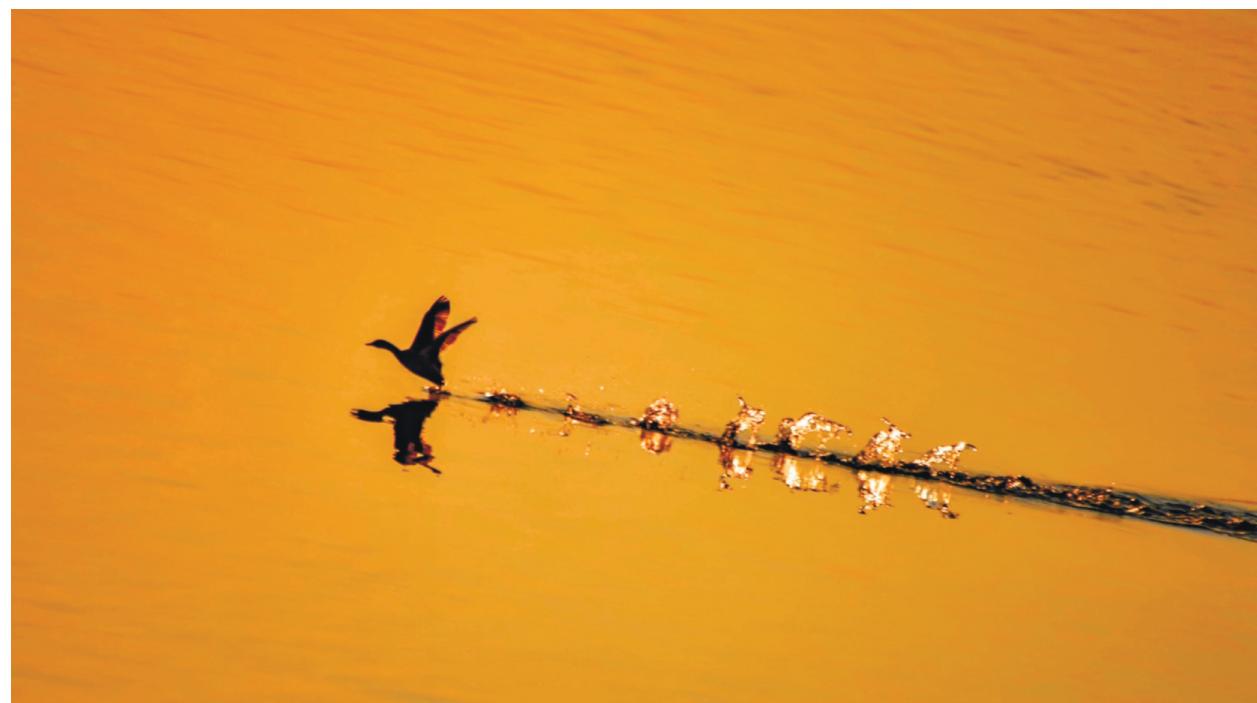
那天中午,母亲刚从千里之外的弟弟那里回到老家,我和妹妹回去看望她。我们一边张罗午饭,一边闲聊,看着母亲进进出出的身影,我突然感觉母亲好像矮了许多,刚开始以为是我穿高跟鞋的缘故,可是当我看到母亲比穿拖鞋的妹妹还矮的时候,我顿时蒙了,记忆中母亲高挑黑瘦,哪里像这般矮小呢?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,放下手中的活儿,让她和我们一起比高矮。

我们都换上拖鞋,一起站在客厅的地板上,围成一圈,结果母亲的头顶只到妹妹的耳朵和我的肩头,看着矮我一头的母亲佝偻着背,我笑笑从后面推推她,让她直起身来,母亲爱怜地看着我们,微笑着说:“不行,老了,腰直不起来啦!”我不信,扳着母亲的肩头,让她再试试,可她还是没我们高,我笑着笑着眼泪就下来了。

母亲真的老了。

和女儿一样,我也接受不了母亲的衰老,我固执地认为:只要有妈在,即使年过半百,我还是小姑娘一枚;只要有妈在,即使漂泊异乡,我也不失方向。可岁月的长河总是一刻不停地向前奔流,每个人被裹挟着不由自主地逐浪前行,无论怎样抗拒、挣扎,衰老还是会不可避免地降临到每个人身上。

所以,我至今还保留着那十二根白发,看着它,我会时刻提醒自己,一定要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,让远方的女儿永远都有甜蜜的牵挂,让年迈的母亲永远都有坚实的依靠。任凭岁月流逝,容颜苍老,但只要有爱心在,孝心在,亲情便永远如黄山之松,永远青葱。



凌波微步

周文静

最好的孝心

□徐俊霞

久未联系的闺蜜打来电话,我问她最近去哪儿了,电话不通,微信、QQ留言不回。她略带歉意地说:“对不起,我回老家陪父母了,在老家待了一个多月,几乎没和任何人联系。”

闺蜜的父亲先是气管炎,在医院住了一周,出院后没几天,老人又突发脑溢血,又一次被送进了医院,住了半个月。老人的病情控制住了,闺蜜就留在家里照顾父亲,陪父亲一起锻炼。闺蜜说:“我长这么大,还是第一次陪在父母身边这么久,和父母如此亲近。”

闺蜜大学一毕业就结婚了,次年就有了儿子。婚后,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经营自己的小家上,她和老公都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大学生,在城市里没有根基,两人白手起家,做过药品代理,开过日化店、小吃店……杂七杂八的生意都做过。那时候,她成天东

奔西走,无暇他顾,一年到头也回不了一次老家。

闺蜜35岁那年,先后购置了房和车,房子还没来得及装修,老公有了外遇。闺蜜和他闹离婚,这场离婚大战持续了5年,其间分居了3年,父母听说女儿的家庭变故,从老家赶往上海,分别做儿女女婿的思想工作。婚最终没有离成,老公重新回到闺蜜和孩子身边。

闺蜜一家三口的日子回到正轨,父母的身体却日渐衰弱。闺蜜是家中长女,姐弟三个中间属她离家最远,回家最少。父亲一直有高血压、气管炎。这次,父亲连发疾患,闺蜜放下一切,把饭店交给老公,把孩子托给公婆,义无反顾地回到老家,陪在父母身边。闺蜜说:“以前总想着多赚点钱好孝敬父母,现在才发现自己以前有多势利,钱没赚多少,父母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。”

我的父母在老家的住房不宽敞,我每次回家都和父母挤在同一间卧室,很不方便。我经常以此为由少回家,即便在家短短几日,一日三餐吃什么,母亲都事先征询我的意见。我和父亲的相处一直没大没小,成天为琐事斗嘴要贫。父亲和两位叔叔说起:见一年少一年了,这闺女的嘴厉害,咱哥仨都说不过她。我听了心酸不已,视线不知不觉间就模糊了。我从高中时就到学校寄宿,大学时又在离家千里之外的城市读书,工作后不是忙于积累经验就是经常出差,这么多年,陪在父母身边的日子屈指可数。

我终于下定决心在老家给父母买套两居室,一来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,二来我回家住着也方便。这样一来,我一年可以回家住上两三个月。都说陪伴是最好的孝心,也到了我陪父母终老的时候!



午后竹笛声

□彭涛

周末,正在午睡的我被断断续续的竹笛声吵醒。一定是儿子在吹笛子了。

儿子学校最近要举办艺术节,老师要求每个学生录制一段1分钟左右的视频参加节目初选。儿子上小学时曾学过一段时间竹笛,他想录制一段小视频参加选拔。昨天儿子一提出这个想法,我就表示反对。一是因为儿子已很长时间没吹过笛子了,我估计他已不会吹了;二是因为周末作业特别多,根本没时间练。我认为,眼下学习成绩最重要,艺术节并不是非参加不可的。所以,被儿子的笛声吵醒,我很是不快。

走出卧室,我看到母亲和儿子正坐在沙发上,手捧着一本曲谱,你一句我一句地唱着。一个声音苍老,另一个声音稚嫩,但两个人的神情都特别专注。看到这样的情景,原本准备打断祖孙俩的我犹豫了。我站在门口,看着一颗灰白的头

和一颗乌黑的头紧紧地靠在一起。午后的阳光,在他们一摇一晃的脑袋上跳跃,好一幅难得的温馨画面!

“爸爸,奶奶费了好大劲才把笛子曲谱找出来,我不试试都不好意思了!”儿子发现了我,不好意思地说。

“你就让他试试吧,班里其他孩子都有节目,就我家小宝没多不好意思!”母亲也过来帮腔。

“那好吧,你想试试那就试试吧,不过,作业得先做完!”我同意了。

母亲和儿子高兴极了,祖孙俩又摇头晃脑地唱了起来。其实母亲也不懂音乐,当初儿子学笛子,每次都是母亲陪着去的,风雨无阻。孙子学,奶奶也在听,就这样,母亲也掌握了一些粗浅的乐理知识。唱完曲谱,祖孙俩又开始练习吹笛子。儿子将竹笛横在嘴边,母亲将曲谱举在头前,祖孙俩面对面站着。笛声断断续续地响起,不是很流

畅,尤其在节奏的控制上,很成问题。尽管刚才祖孙俩唱了好几遍曲谱,但毕竟很久没练习了,儿子吹得还是磕磕绊绊。可是母亲很有耐心,为了控制好节奏,那颗花白的头不时地随着节奏晃动着,嘴里还同时唱着曲谱,努力将儿子跑偏的音调和节奏拉回来。5分钟、10分钟、20分钟,一遍不行,再来一遍。母亲始终耐心地陪伴着。也许是因太生疏了,儿子最终也没有吹出令人满意的曲子。但我觉得,这已不再重要了。自从儿子上初中以来,沉重的学习负担剥夺了祖孙俩许多交流的机会。记得儿子很小的时候,每天晚上都是母亲陪着他,祖孙俩一起看绘本,讲故事;后来儿子长大了一些,又是母亲陪着他去学吹笛子,祖孙俩一起用笔记,一起练习……

这个下午,眼前这久违的温暖,让我心里涌起了满满的感动!